

咖啡情人

Kafeiqingren



韦伊 著

作家出版社

咖啡情人

韦伊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咖啡情人/韦伊著.-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10

ISBN 7-5063-2217-X

I.咖… II.韦…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75597号

咖啡情人

作者: 韦 伊

责任编辑: 晓 源

装帧设计: 韦 伊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 杭州之江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40千

印张: 7

插页: 4

印数: 001-10000

版次: 2001年12月第一版

印次: 2001年12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63-2217-X/I·2201

定价: 16.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KAFEIQINGREN

作家出版社



据说女人是可以用浪漫一点的方式混饭吃的。
很久，一片沉默——



咖啡情人



几日来一直阴雨绵绵，已落了许久的雨，天却依旧未能放晴。让人在心里觉得似乎丢失了许多东西。而天边阴暗的泽光倾注在这个城市的躯体内，则如同一盅灰色毒药。

清晨，我站在窗前，看着窗外濛濛的雨雾。想着遥远的故乡，此时是否是那蓝宝石的天和翡翠绿的山……

从窗口望出去不远处是一座正在建造中的大厦。我在半年前租进这间小屋的时候，大厦就已经在建了。听说一年以后，这座大厦将是本城的贸易中心，一些重大的活动及展会都将在这里举行。每天起床打开窗，我总是很习惯地看一会儿对面的大楼。在建筑工地上，总是有许多头戴黄色安全帽的民工们的身影闪烁着。看着他们的身影在为生活为亲人或为别的什么而忙碌着，我感觉心里总有一种莫名的踏实而且充满着希望。

这是一九九七年五月的早晨。

我挎包关好门下了楼。

走出二百米深的小巷便是一条宽大的马路杭大路。街上车流川流不息，公路两边的人们低着头行色匆匆。漂亮的小姐一只手优雅地撑着伞另一只手轻轻拽起裙边，怕雨点会打湿身上美丽的衣裳。

大家都赶着上班，匆匆的人流分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公交站点等车的人不多，三三两两站在站牌下伸长脖子，两眼巴望着公交车开来的方向，像一群得了瘟疫的鸭子。更多的人却因为等不及公交车便坐上了招手即停的出租车。

一五二路电车在灰色的雨雾中缓缓地开来……

已经有好几天了，整个城市的上空都布满一股湿嗒嗒的潮气。我在武林门下了公交车，步行五分钟，眼前就是我上班的写字楼。

走进电梯，管电梯的老头朝我微笑，并殷勤地替我揪了四楼的按钮。这是个相当和蔼的老头，我微笑着向他示谢。半年来我们一直这么彼此微笑着，没有说过一句话。

我就职的是一家做陶瓷生意的私营公司。现在是早上八点，办公室的门已经开了。

公司的老总华立栋早已经坐在他的总经理办公室里，他每天都比员工上班时间提早半小时到办公室看当天的报纸。

别看华立栋年纪已经五十出头，却还是非常地注重仪表：有点稍秃的头发，总是抹着发油整齐地往后梳理着；喜欢穿一件白色的衬衫短袖，一条宽松的休闲裤配上一副背带条，外加一根黄底黑条纹的领带；手上还戴了一只翡翠方戒。高而微胖的身子配上这副装扮，十足的大老板架势。

今天是礼拜六。公司的职员除了我和华立栋以外，其他人今天是不上班的，我一直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其实这一整天我在办公室什么工作也没有，华立栋也只是看看报纸而已。我的工作内容好像只是来陪他，除此，就是在办公室枯坐着。半年来一直是这样，我不敢表示抗议和不满，作为公司一名小小的文员，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谁让他是我的老板？

所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咖啡情人



站在窗前我无聊地望着外面公路上的车水马龙，等着时间可以过得快一些。

整个办公楼都很冷清，除了管电梯的老头和我一样无聊之外。

可我却一点也未觉察到，这时候华立栋正悄悄地站在我的身后。直到他的右手放在了我的右肩上，我身体才下意识地突然一震。

华立栋极力地显出一副自然亲切的样子，“怎么？很无聊是吗？”

“还好，华总，为什么您休息天也不在家里休息？”我没话找话，语气中却是道出了半年来我对休息日如此上班方式的不满。

华立栋只是笑笑，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也许他不知道怎样回答眼前的女孩，他喜欢我，希望我能陪着他，可他能这样说吗？

他的前胸似靠非靠地贴着我的后背，像公交车上的变态狂。他们总是故意站在漂亮女孩的身后，趁着车子的晃动和上下车时人群的挪动，用下身在女孩们屁股上磨蹭着。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个四十岁上下的男人对站在他前面的女孩进行性骚扰，女孩站到哪儿他跟到哪，我看见女孩下车时，外衣的后背下粘着脓状的液体……

华立栋的身子靠我更紧了，右手也从我的右肩移到身上。他的手正从我的臀部缓缓地向胸部移，隐隐约约、若即若离的。想到公交车上的变态狂，我浑身起了一阵鸡皮疙瘩。一颗绷紧的心也随着他逐渐移动的手，开始焦躁和不安起来。我该怎么办呢？

记得半年前，我高考落榜只身一人从一个偏远的小镇，来到从小向往的天堂杭州。

华立栋经营的这家陶瓷品公司，是我来杭后就职的第一份工作。也是我跑遍杭城大小人才市场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工作。在工作上我一直是勤勤恳恳，在公司待人接物上也是小心翼翼，因为我比公司里的任何人都要珍惜这份工作。现在突然面对老板如此“关爱”，我没有经验，不知该装出受宠若惊，还是不识好歹地推开华立栋？如果推开他，我会因此失去工作吗？太多顾虑让我无所适从。

“若雯呀，你觉得我对你好不好？”华立栋仍旧用宽大的身子紧贴着我问我。他低着头，带着烟草味的呼吸喷在我的头顶上。

我前身贴着窗台不敢动弹，“挺好的。”嘴里敷衍着，心里早已乱成一团。

“那你是不是也应该对我好一点呀？”放在我前胸的右手同时像一条蠕动的虫子一样开始活动。

“华总，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我在工作上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好吗？”我觉得他很恶心，更不想任由他继续下去，就推开他，但在语气上却很不敢太强硬。我退到桌子边，拿起他的杯子走到沙发边的饮水机旁，“华总，您要温水还是凉水？”心里想着总得给自己同时给他留个台阶吧。

“天热，凉的吧！”他转身背靠着窗户，一只手搭在窗台上，用一种暧昧的眼神望着我说，“不，不是，你工作当然很好。我的意思是……是……”他有点语





塞。看着我有些惊恐的面容，他在犹豫，他也许怕说出来会吓着我。

其实我知道眼前的人要对我说什么，其实我早就有所觉察。只是我以为他会看在论自己的年龄几乎已经可以做我爷爷的份上，不会对我说出失礼的话和做出失礼的行为。

虽然来杭才半年，但也从旁人的嘴里模模糊糊知道养情人这回事儿。我也清楚只要我愿意成为华立栋的情人，他会供我的衣食住行，我可以不用上班，可以买很多漂亮的衣服，可以换一处很大的套房，还可以……

据说女人是可以浪漫一点的方式混饭吃的。很久，一片沉默。

“华总，今天如果没别的事，下午我想请假早点回去。”我打破了这种尴尬的局面。

“好吧！记得下星期一上班不要迟到。”

他没有强求我留下。

在这个一九九七年的初夏，一个没有阳光阴郁的午后，我走出了那间办公室后来就再也没有回去过。

天一直淅淅沥沥下着雨。这雨好像怎么也下不完似的，已经整整下了一礼拜。

走在路上，一种说不清的思绪。自从走出办公大楼我就不知自己要到哪里去，只好一直沿着临办公楼下的马路走着。

似乎走了很久，抬头却已是自己住处的门口。

疲惫地从包里摸出钥匙打开门，进门耷拉地坐在写字台前的椅子上，我忍不住掉出了眼泪。窗外灰暗的光线从窗台边溢过来，溅在我的身上，脸上，和我委屈晶莹的泪水一起构成黄昏时分悲凉的画面。生活常常会有意无意地和你开着玩笑。

我跑了半个月的人才劳务市场，却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接着是眼看着钱包一天比一天薄，我已经着急得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怕再不找到工作就得去沿街乞讨了。

接下来的几天还在下雨。我撑着伞一直沿着整条解放路走，希望可以在临街商铺的玻璃窗上看到几张写“本店招聘”的纸张，可依旧是一无所获。回到住处时却意外地看到莉瑶身子半靠在我住处的门口，一副懒洋洋的样子。

看见我从楼道上来她张口就大叫：“我的大小姐，你跑到哪里去啦？害我在门外等了整整一个小时！”莉瑶伸出右手食指强调着，她站直半靠的身子，背对门用她那浑圆高翘的屁股敲着门。

我笑着问：“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显得有些无力。

“东南风，西北风，什么风都无所谓啦！反正我来肯定是有事找你！”她咯咯地笑着，似乎永远都是这样的开心。

“进来再说吧，”我开门而进，把包往床上一甩，一屁股在写字台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我辞职了，现在是无业游民，刚才出去找工作了。”想着几天来找工





作的经历，我的话语中不禁有些呜咽。

“那就最好啦！”莉瑶在床沿边坐下来，并没有问我辞职的原因，“怎么样？跟我去夜总会上班吧？”她的眼睛里充满着期待，她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这样怂恿我了。

从公司“逃”出来本就不想做出卖人格的事，我是不会同意去夜总会上班的。我根本不适合那种地方。不像莉瑶，生来就开朗热情得像团火，一烤男人准会熔化。

“我想再找找工作。莉瑶！你在那上班不是认识多大老板吗？让他们帮忙给我介绍个工作嘛！”我摇晃着她的肩膀，几乎是哀求着说。

莉瑶却触了电似的连忙摆手，“算了！这事可别找我！那些臭男人……真有事找他们帮忙，还真没人来理你。他们哪！就愿意和我们吃吃饭、跳跳舞、唱唱歌！找他们帮忙，免谈。”莉瑶叹了口气，开始摆弄起她那涂着红色指甲油的手指甲，其中有几只已经掉色了，看起来怪怪的。殷红的指甲让人联想起三十年代旧上海的舞女。

莉瑶接着问我：“就算你去再找家公司上班又如何？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起码，我可以养活自己。”我说。

莉瑶走的时候倚着门很认真地盯着我说，“自己好好想想！进城不就是为了赚钱吗？我最近要到另一家新开的夜总会当妈咪，你来我可以多照顾到你！怎么样？我今天来就为这事找你！想好了给我打电话！”说着，

她扭着她浑圆的翘屁股走了。

就在莉瑶走的五分钟后房东太太又来催房租了。
我问房东能不能先交一个月？

“不行，租房的时候说好一季度一付的。”房东太太说什么也不肯。我只好拿出仅剩的七百元钱，点给了房东六百元的租金。手里握着剩余的一百元，站在这间不足十五平方米的小屋里，我的脑袋尽是一片糢糊，忽然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我还能活多久？

钱没有了，可生活还得继续，现实是残酷的！

第三天，我终于在一家婚纱影楼找到了工作，做的工作是门市接待。可就因为不会讲一口地道的本地话，一星期后经理给了我七天工资让我另谋高就。此后相继找了几份工作，都因种种原因而干不下去。

我开始每天喝着白开水吃面包，继续我找工作的日子。

每天黄昏归来，我都感到难过极了。坐在房里，望着昏黄的灯光铺在墙面上，第一次感到生活的艰辛和无奈。





咖啡情人



他哀伤地看着我不说一句话，我看到一架飞机擦过他的头顶，“快下来，快下来！”我在地上叫破喉咙绝望地哭喊着——

我终于还是决定去找莉瑶，她是我来杭后认识唯一的朋友。

莉瑶背靠在那张新买的梳妆台前，细长的两指间夹着烟。蓝色烟雾映在梳妆台的镜子里，“若雯，真的决定啦？”她看着我，似乎还有些怀疑。

我无奈地点点头。

“这样也好！省得天天早起挤公交车赶上班。”莉瑶说着捻灭烟蒂拉开衣橱，那里是一片颜色的海洋。她的衣服多得连她自己都无从下手，“自己看看，喜欢哪件？试合不合身，晚上穿着上班！”

我低下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白色连衣裙，“我就穿这个不行吗？”

“就你身上这条裙子？一副酸溜溜的学生样！”

我只得挑了一件黑色的长裙。莉瑶帮我化了妆，在我的执意要求下，她只为我稍微描了一下眉毛，点了一下口红。

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脸上经过修饰，加上身上的一袭黑裙，可谓是美人一个，挥不去的是眼神里那抹淡淡的伤感。但美归美，毕竟没带莉瑶那种妩媚风情。

行步在算不上使人缭乱的街头，我的心头却缭乱了。下了出租车我跟着莉瑶进了娱乐城一间十余平方米的休息室。倚墙的是一圈软座沙发，四面都是墙壁没有窗户。墙上闪着几盏昏暗的壁灯。莉瑶让我在一群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小姐中坐下来。

“你先在这里坐着，一会儿我会来叫你！”莉瑶说完就忙去了。





“小姐妹，刚来的？”坐在我边上的女人用杭州话问道，眼神里充满了不屑。脸上鄙夷的神态使她那张本就不怎么好看的脸显得愈加的难看。其他小姐听她这么一问都转头瞥着眼睛看着我，我感觉她们看过来的眼神充满着敌意。

“嗯，我第一天来。”有些害怕，脸已经红了起来，心脏也快跳出了喉咙。

说话的女人熟稔地从包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根开始吞云吐雾，“小姐妹，看你长的挺纯情的，我劝你还是回家去不要到这里来糟蹋自己。”听似一句好意的话，事实上却然不是如此。

“既然不适合这种地方就不要来抢我们的饭碗。”坐在对面的另一个女人接过话。

我没敢说话，怕说错话她们会群起而攻之。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是这么的无助与孤立。恨不得马上从墙角里挖条缝钻进去。

这时进来一个差不多三十五六岁样子的女人，她径直走向我：“你就是今天和莉瑶一起来的若雯？”

“是我。”我怯生生地站了起来。

“你跟我来！”中年女人拉着我的手往门外走。

“去哪里？莉瑶让我坐这里等她！”我停住步子，“……我还是在这里等莉瑶吧……”

“等莉瑶？”中年女人转过头用一种不解的眼神望着我，“她忙着呢，是她让我来叫你的。你不是来上班吗？我现在带你到A五包厢去，客人还等着！”

“不，我要等莉瑶！我要和她在一起上班。”我固

执地停住了脚步。

身后传来一阵哄笑。“这哪由得了你哦！”有人说。“小丫头！屁都不懂！”又有人说。接着又是一阵刺耳的哄笑。

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小丑，眼睛已经湿了。

“好了好了，你们也不要欺生。若雯是莉瑶叫过来的。以后大家都是姐妹。”中年女人显然是有几分威望的。大家都没再说话。

“走吧！”她对我说，几乎是命令的口吻。

我的执拗似乎没有一点用处。只好跟着她走出了休息室。我不知道她要带我去哪里。带着一种上战场的念头我决定不再退缩。这时候我仿佛听见自己走向堕落，脚步声在大脑内层激烈地响起，伴着类似建筑工地上钢筋水泥的声音……

包厢设在大堂吧的另一边。中年女人带着我穿过一条长廊，她说这里的小姐都叫她阿茵姐，她和莉瑶一样是这里的妈咪，“莉瑶告诉我你是第一次坐台，不用紧张，无非是陪着客人坐坐、唱唱歌而已。我会给你介绍个好一点的客人。”她说话时像一个好大姐，我不禁感激地看了她一眼。

路过大堂吧时我看见一个男人坐在沙发上。莉瑶领我进娱乐城的时候我就看到过他，他好像一直坐在沙发上没离开过。他把阿茵叫过去说了些什么，似乎还在观察我。说话时眼神在瞟着我。

那是一种奇怪的眼神，是我看不懂的……

